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桃花

三月桃花紅，美春百冠城。
二記繪張十二月桃花之

金耀基

二〇二五年 三月號

特稿：莫言之行善及文學創作觀點 / 賴慶芳

談《孔孟以後的孔孟》——專訪潘銘基教授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萬花筒：「搶遊客」：香港作家可怎樣給力？ / 黃維樑

跟阿翟談山水、看油畫 / 翟宗浩 輯錄

兩位日治港督的下場 / 李烈聲

學苑春秋：網



銅塑孔子像

她，
安靜的躺着
光影交錯下的胴體
細說着歲月的故事。

她，
揮動着手臂
凝神貫注中的起舞
輕繪出燦爛的人生。

她與她，
一筆一畫一勾，
動與靜，
在肉體與靈魂間流轉，
在色彩與線條中交織，
於畫版上留下永恆。



莫言別記

潘振明

最要緊的是讓思想成熟，成熟到您為它而燃燒，為它而哭泣，成熟到它使您日夜不得安寧的地步。這時候您才去寫，內容自己就會出現。

——托爾斯泰《同時代人回憶托爾斯泰》

讀莫言的作品的時候是沉甸甸的。正如去年逝世、美國前愛荷華寫作計劃主任聶華苓曾在電話中對我說，作品的本質很重要，莫言的作品是沉重的，也是厚重的，這正是他的作品深刻和令人震撼之處。

莫言在獲獎後，鄭重向外界推薦他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這部以九十日時間寫出來的五十萬字小說，幾乎是中國近百年歷史的縮影。書名「豐乳」是母親，「肥臀」是比喻大地，意喻「母親大地」。全書共分七章，是以家族史呈現的，故事以發生在上官金童這個混血兒身上及他的母親上官魯氏身邊事鋪陳的。

這部小說從題材到內容可以說是懾人心魄。莫言說，在小說中寫上官魯氏的艱難經歷與他母親那代人有一個共同經歷。

莫言曾一再自嘲地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是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和狗膽包天。」這就是現實的莫言和文學的莫言的巨大反差！

莫言曾表示，他經歷了寫作的三個階段：一、把好人當壞人寫；二、把壞人當好人寫；三、把自己當罪人寫。他闡述道：「在描寫歷史的悲劇時，我同時發現了歷史的荒誕性和歷史的寓言性，許多昨天還被看作神聖的事情，今天已經變成了人們口裏的笑談。許多當時似乎明白無誤的事情，今天已經很難分出誰是誰非。」莫言在小說中，希望從之前遮蔽他雙眼假大空的巨網中脫穎而出，還原歷史的真相。

莫言是一個嚴於自剖的作家，他在談到自己的經歷，從不諉過。他的作品處處浮泛自我的救贖感。他認為：「如果一個作家不能深深的自我反思，那麼他肯定不是一個寬容的作家。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歸罪於外界，當有一場巨大災難發生時，實際上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都負有責任。」

莫言莊嚴地宣稱：「我想，時至二十一世紀，一個有良心有抱負的作家，不會再去為某個階級或是政黨充當吹鼓手，他應該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他應該站在人類的立場上進行他的寫作，他應該為人類的前途焦慮或是擔憂，他苦苦思索的應該是人類的命運，他應該把自己的創作提升到哲學的高度，只有這樣的寫作才是有價值的。」

正如上海復旦大學教授、評論家陳思和指出：「中國文學一直被政治捆綁，被各種意識形態壓制，用魯迅的話來說，總是處在『一個奴隸的時代，不得不用奴隸的語言在發言。』不能說已經沒有奴隸的語言，但是畢竟今天有所不同。這樣一批作家，今天就成為當代文學最優秀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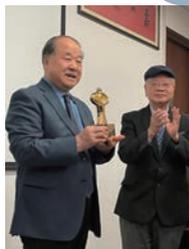
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小說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是一個較開放的園地。如果讀者深入研讀莫言同一輩作家如劉震雲、蘇童、余華、王安憶、殘雪、賈平凹、韓少功、李銳、張煒等作品，就知道他們是「站在人類的立場」，破除過去政治的拘束，努力去揭示人性的本真。因此，更有普遍的現實價值。

莫言終於來了。過去曾傳說他要來香港出席文學活動，但只聞樓梯聲。這次來港出席香港大學活動，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露面不多，他這次捎來他去年出版的《不被大風吹倒》，令人尋味。

莫言的近作《不被大風吹倒》，意喻人們即使被「大風」吹襲，遭受挫敗或陷入困境，卻不會被打敗，饒有意義。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小序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五年三月號 總二十二期

卷首語

1 潘耀明

莫言別記

特稿

3 賴慶芳

莫言之行善及文學創作觀點

8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談《孔孟以後的孔孟》——專訪潘銘基教授

文化綠蔭

1 4 胡燕青

天山天池——南疆之旅二

1 5 伍嶺

技術在突破 靈魂怎能空閒

1 6 鄭夔子

自然為何？——自然與人之六

1 7 張欣

無從遠離

萬花筒

1 9 黃維樑

「搶遊客」：香港作家可怎樣給力？

2 2 翟宗浩 輯錄

跟阿翟談山水、看油畫

2 7 李烈聲

兩位日治港督的下場

1 3 舒非

傾聽瑪塔·阿格里奇的琴聲

學苑春秋

3 2 潘銘基、曾詠聰、梁璇筠

〔師說師文〕網

3 5 李穎樺、李文龍、伍常旭、陳珈希

〔學府點滴〕網

3 8 新書訊

封面內頁 文 趙夏瀛醫生
圖 閃電 RAHman

走進花園

封面內頁

香港作家手跡（鄭培凱）

封底 詩、畫 史雲彥

橘色的馬

8



19





「從事籌款慈善工作，可以救助患病及有需要的貧苦家庭；從事寫作，可以安撫因挫敗而沮喪的人，開解心有苦楚或行差踏錯的青年……」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訪港領受第十九屆「愛心獎」，並在香港大學與師生作了文學分享，作者參與其中，細談莫言的行善和文學創作觀點，以及兩者之間的微妙關係。

——編者

莫言之行善及文學創作觀點

賴慶芳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底，莫言（左）在港領受第十九屆「愛心獎」。右為「愛心獎」終選委員會主席、香港大學前副校長李焯芬教授。

諾貝爾文學獎由一九〇一年迄今有逾百年歷史，僅有兩名華人獲得此項殊榮。一乃千禧年獲獎的高行健，二乃於二〇一二年獲獎的莫言。莫言是土生土長山東人，也是首位中國籍作家獲得此項殊榮，其作品曾在大中華地區掀起一輪熱潮。

莫言之行善

去年莫言到訪香港大學參加會議，順道出席中文學院師生論壇，將文學與慈善連繫起來。他云：「不論是教育、宗教或家庭等等，都是教人向善；『善』是文學該有的。」又云：「在文學創作裏，作家可以毫不留情的揭露『惡』、批評『惡』，但『善』最終必須戰勝『惡』。」

莫言多
年前開始從事慈善活動，是次來港出席會議之餘，接受由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頒發的第十九屆「愛心獎」。



莫言在香港大學領受第十九屆「愛心獎」並發言。

獎項終選委員會主席、頒獎嘉賓、港大前任副校長李焯芬教授所述，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之成員皆乃有心而低調的行善者。以筆者所知，愛心獎創辦人乃香港泰山企業林添茂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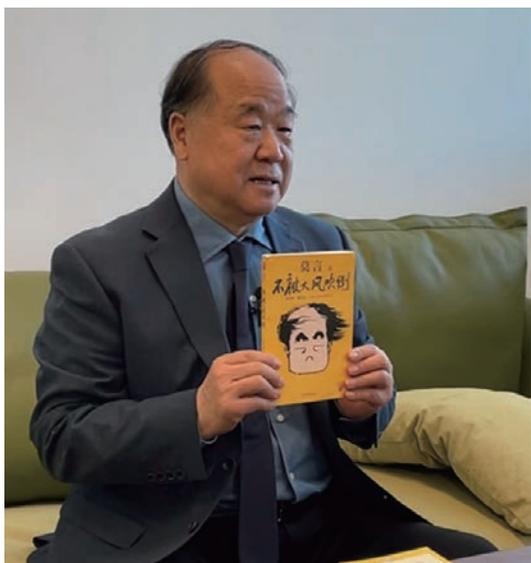
作為首名山東作家獲得此獎項，莫言表示會全數捐出十九萬美元獎金，希望每分錢都能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讓更多人受惠。據聞莫言做善事的緣起，始於自身罹患心臟病，得知有一慈善基金，幫助患心臟病的兒童，而在中國大陸，兒童做心臟手術，費用由兩三萬至五十萬不等。兩三萬元對山村小鎮的貧窮家庭而言，籌借皆困難。他云：「若不做手術，兒童會有後遺症，甚至夭折。」作為過來人，他對患病兒童更多幾分憐惜，故十分支持慈善的救助。他說曾救助一個兩三歲小孩，小孩恢復健康後叫他「爺爺」，令他感覺溫暖，也體會行善的快樂。

因每個人的力量有限，莫言認為若能透過媒體傳播，可讓更多人知道，吸引更多參與：「慈善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幫助他人可以令社會健康發展。」莫言之論不無道理，世界有不少苦難者，若能減其苦澀，助其度難關，可避免社會出現悲劇和不幸。

莫言認為做善事不僅僅指捐獻金錢，也可捐獻精神、體力和時間。「慈善不在於捐錢多少，在於擁有一顆愛心。」他笑云自己不點讚捐最多錢的人，卻點讚捐了一毛錢的人。因為對方以一毛錢表達精神上的支持。他又以萬里長城為喻，指古代長城的建造由一塊磚始；做善事亦然，由他與朋友（書法家王振先生）兩個人共同啟動救助兒童的慈善基金——「兩塊磚公益基金」。十年前，莫言已捐出稿費逾百萬元人民幣，救助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兒童。而「莫言同心」等公益計劃，至今已救助一百七十多名兒童，亦開始協助有需要的貧苦家庭。

莫言之創作

莫言身體力行做慈善，將稿費捐助患病兒童，亦以寫作鼓勵活在惡劣環境下的人。新書《不被大風吹倒》有意鼓勵年輕人及受挫者。他云「大風」有象徵意義，象徵人們在各種困境和絕境等等，每個人都會遇到各種各樣困難。他希望年輕人在急劇變革的時代，遇到艱難也不要灰心，要相信一切會



莫言在香港大學分享新書《不被大風吹倒》，希望能鼓勵年輕人及受挫者。

朝着美好方向轉化。正如古人所言：「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是世界變化的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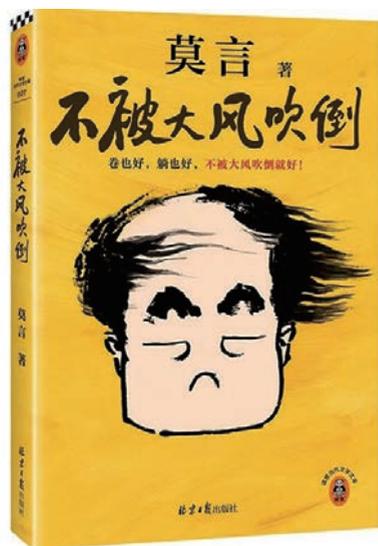
莫言相信人越在困難之時，文學作品越能擊打人心，他希望讀者像他一樣，不要被大風吹倒。新書有兩句：「一個人可以被生活打敗，但不能被它打倒。」是轉化海明威（一八九九—一九六一）之名言而來。海明威《老人與海》云：「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揭示人類至死有不屈的精神。

《不被大風吹倒》書中有一段頗生動的描述，展示此種頑強不屈的精神：

我被風刮倒在地，雙手死死地抓住了兩叢根繫很深的牛筋草，才沒有被風刮走。我看到爺爺雙手攥着車把，脊背繃得像一張弓，他的雙腿在顫抖，小褂子被風撕破，只剩下兩個袖子掛在肩上……大風過去了，爺爺保持着這個姿勢，彷彿一尊雕塑……我們就像釘在大壩上一樣，沒有前進，但是也沒有倒退。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勝利了。

莫言以文字鼓勵年輕讀者，即使被「大風」吹倒，被挫敗或困境折磨，也不能被打敗。

在大學執教文學創作多年，筆者發現寫作之法古今中外大致同道，〈莫言寫作小技巧〉一文亦不例外。它以輕鬆的筆記體臚列幾點共通的創作方法：一、閱讀是最好的老師；二、讀得多但不寫也不行；三、初期寫作不要迴避模仿；四、寫作可以從



莫言《不被大風吹倒》，北京日報出版社，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莫言在師生論壇上，與一眾香港大學師生及參與者合照。前排左起：施志詠講師、賴慶芳講師、書法家王振先生、作家莫言、中文學院學院主任林婉吟教授、汪沛助理教授。

自己寫起；五、可以把小說寫成給親朋好友的信件；六、寫作時要調動自己的全部感官；七、學習從聽故事的人變成講故事的人。」

莫言明顯認同文學創作源於閱讀，故此云「閱讀乃最好的老師」。多讀後，要多寫——開始動筆寫作。初期的寫作，是由模仿而來。莫言舉魯迅的《狂人日記》為例，認為有模仿果戈理的痕跡。他所提及的果戈理，即俄國作家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Yanovski，一八〇九—一八五二），著有短篇小說《狂人日記》（*Diary of a Madman*）。小說以日記式手法，寫一個被迫瘋者的見聞及生活點滴。據筆者所知，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不論是日記式敘述方式，或人物的顛狂形象，或多或少模仿果戈理的短篇小說。

由於文學離不開生活，莫言認為：初學者可從自身經歷開始創作，寫自己身邊的人或事、寫親朋好友的事情。筆者十分認同此點，過去廿載春秋皆讓初寫小說的學生，以己之經歷融合虛構情節落筆。莫言相信：「寫童年就是寫故鄉，寫故鄉就是寫自己最熟悉的人群。」他以地大物博的神州作前設。香港乃彈丸之地，對土生者而言，香港乃故鄉亦乃現居城市；對土長者而言，記憶由此地開始，創作亦以此地為題；對移居者而言，香港的確是故鄉。

不論是否以故鄉為題材，初寫小說者會感覺落筆困難，寫書信則感覺較輕鬆，因人們總有寫書信



的經驗。為此，莫言建議將小說寫成給親朋好友的書信。其建議新穎而美善，世界有不少書信體的小說，如珍·韋伯斯特（Jean Webster，一八七六一九一六）的《長腿叔叔》（Daddy-Long-Legs）就是著名的書信體小說。莫言又指出，寫作時要動用自己的全部感官：眼、耳、鼻、身體、皮膚等等；調動感官作虛構想像，讓故事更具細節可描述。筆者去年初曾撰文論金庸運用各種感官——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心靈感覺描寫美人，與莫言所述剛巧有共鳴之點。作家運用各種感官創作，看來乃不爭之事實。

不僅文學創作可用五官，寫作的根源亦源於五官。莫言之創作根源，乃始於五官之一的聽覺——聆聽祖父長輩講故事。他自云有一個會講故事的祖母、一個會講故事的祖父，以及一個比祖父更會講故事的祖伯父——「大爺爺」，培育他在文學方面的自信，以及與文學、藝術相關的想像力。幽默而言，中國有首位作家取得諾貝爾文學獎，讀者該先感謝其祖父母及祖伯父的培育——沒有他們的啟迪，也許沒有後來的莫言。

從事籌款慈善工作，可以救助患病及有需要的貧苦家庭；從事寫作，可以安撫因挫敗而沮喪的人，扶持心靈脆弱而想不開的人，開解心有苦楚或行差踏錯的青年……文學創作以優秀的文字救助心靈受傷的人，何嘗不是一種以文字築建的慈善項目？文



莫言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與教師及其友人合影。左起：施志詠講師、賴慶芳講師、林嫻吟教授、莫言、王振先生、何偉幟高級講師。

學承傳語言哲學及歷史文化，又何嘗不是千年華夏文化的長城？

作家以己之力籌款，協助有需要的兒童；以己之創作，撫慰人心，誰敢說慈善與文學沒有關係？

（圖片由賴慶芳提供。作者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碩士課程講師，歷任香港珠海學院副教授等職。）

潘銘基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孔孟以後的孔孟》是潘銘基的近作。此書介紹漢代和六朝時期不同典籍如何詮釋孔丘、孟軻及孔門弟子，並重新將孔孟之道套入現代的生活去。專訪裏，潘銘基還會論及儒家對於人才的想法，以及儒家與宗教的關係，並會討論儒家不同的流派。

談《孔孟以後的孔孟》 ——專訪潘銘基教授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潘銘基。

一、儒家的品第觀念

李浩榮（下稱「李」）：《孔孟以後的孔孟》第一章提到《漢書·古今人表》對人物的分等排序，當中有「聖人、仁人、智人、愚人」等概念，卻沒有「君子、小人」這兩類。請問「君子、小人」為什麼沒有成為評第的指標呢？

潘銘基（下稱「潘」）：儒家評論人物，最常以「君子、小人」作對比。其中一種解釋是，君子代表有德行者，小人代表不道德的人；另一種解釋是，君子代表在上位者，小人代表平民。然而，這兩種解釋皆不是《漢書·古今人表》想要表達的人物等第理念。《漢書·古今人表》對人物的評價，並非作者班固本人的價值反映，這裏更多是班固在採用《論語》裏的價值觀念。《論語》成了《古今人表》品評人物時的文獻依據。問題裏提到的「聖人、仁人、智人、愚人」分別屬於《古今人表》裏第一、二、三、九級的人物，那顯然是《論語》裏的概念，而當中還有四、五、六、七、八這幾級。例如第五級的「中中」，它也是有《論語》的根據。但是，第四、六、七級的品第，便很難說跟《論語》有什麼關係了。《古今人表》可以視為由《論語》儒家式的品評觀



念過渡至另一種品評標準時的產物。

李：讀〈九等分類與《論語》〉那一節，見到漢儒很重視評定人物的高下，這似乎有點類近魏晉時月旦人物的風氣，是道家玄學那一類。另一方面，儒家有「人人皆可為堯舜」的說法，乃至清代彭端淑在〈為學〉中也認為「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這是消融了〈古今人表〉中「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的意識。儒家品評人物的意識是否以漢儒最為強烈？

潘：班固是東漢漢明帝時候的士人。進入東漢，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愈趨複雜，思想流派也豐富起來。此時，社會需要訂立一套人物的楷模或反面的教材，以作為社會風氣的指標，希望百姓能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班固生活於東漢初年，正是儒家經學最興盛的年代。所以，《漢書》是一本以儒家經學思想為主導的史書，在整部《漢書》裏，我們看到援引《詩》、《書》、《易》的例子實在是比比皆是。《漢書·古今人表》是以《論語》的價值觀作為品評人物的指標，而問題裏提到的「人人皆可為堯舜」則是《孟子》的思想，兩者是有差別的。綜觀漢代，孔子的思想遠比孟子更受當時士人的重視。《孟子》雖然在漢代已有人做注解，但獲士人大力推崇，那是去到宋代的事情了。「人人皆可為堯舜」這一思想，在漢代並不流行。看《論

語》，全書接近五百章，每章的重要性未必完全相同。可以這樣說，有些章節較為重要，可以引領其他的章節。舉例而言，既有「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但又有「有教無類」的說法。這兩者有沒有矛盾呢？如果什麼人都可以教導的話，那為什麼還會有「下愚」是不能改變的說法呢？顯而易見，「有教無類」的關鍵在於能夠受教。可以受教的話，那便是任誰都可以教了。至於「下愚」之人，連受教的意願也沒有，那自必是「不移」，也在「有教」的範圍以外。因此，「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和「有教無類」並不矛盾。

李：書的第二章常提到「孔門四科十哲」，這似乎是一個專才的概念。然而，綜觀整個封建時代，儒家的科舉制似乎更着重培養通才（綜合性的行政官僚）。如果說後世的儒家更着重培養通才，您同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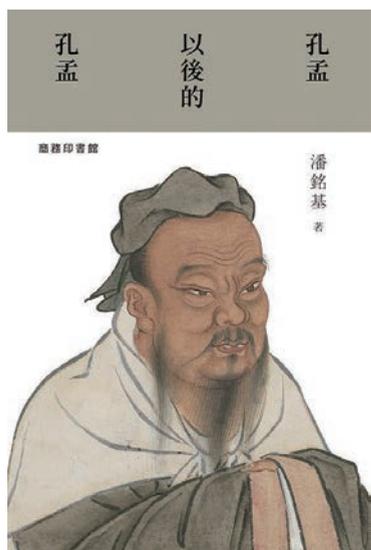
潘：需注意，孔子年代的儒家，跟漢代儒家、隋唐時代的儒家，並不是一模一樣的思想價值。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以至漢儒，儒家的思想內容不斷在變化。漢儒如許慎，《說文解字》的作者，時人稱許為「五經無雙」，即表示他能貫通五經，這就是通才。根據《說文解字》對於「王」的解釋，「王」最上面那一橫代表天，地下那一橫代表地，中間那一橫代表人，一貫三為王。由此可見，知識

貫通的意識，在漢代便已經萌生起來。漢代的讀書人已懂得問，讀書何用？而他們希望達到「通經致用」的境界，如以〈禹貢〉來治水，以《詩經》來進諫。漢儒着重經典的實際應用，及對社會的貢獻。在漢代，最初有一經博士，後來慢慢發展起來有五經博士，從一經到五經，由專才至通才，也是可見一斑的。

二、儒家與宗教

李：《孔孟以後的孔孟》第二章有一論斷，「儒家不是宗教流派」。儒家是不是宗教這題目，自康有為起，學界就一直爭論不休。能請您談談儒家不是宗教流派的原因嗎？

潘：宗教是一個來自西方的概念，而現在中文這用法是從日文借來的。先撇開儒家不談，究竟中



潘銘基著：《孔孟以後的孔孟》，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二三年七月。

國本土有沒有西方定義下的宗教，這已經是一個問題。除了「宗教」一詞，中文裏還有一個類近的詞彙，叫「信仰」。兩者的意義是不一樣的。談西方的宗教，有三項內容是較為重要的，一是強調死後的世界，二是大量教條的規範，三是一神觀。儒家不符合西方語境下的宗教，例如儒家強調現世，《論語》裏便說到「未知生，焉知死」，還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一回，孔子生病，子路為老師祈禱，結果被孔子訓斥。這也可以反映儒家務實的傾向。在內地和台灣，孔廟或文廟處處可見，廟內有孔子像或其神牌，拜訪者絡繹不絕。我曾遊覽山東曲阜孔廟，廟裏有售賣「狀元筆」，我也買了好幾枝筆，送給那一屆寫畢業論文的學生。我們希望「狀元筆」能幫助他們考試順利，但這遠談不上有什麼宗教意義，這不過是求一份心安理得而已，說是民間信仰還過得去。其實，按照西方宗教的定義，不單止儒家談不上是宗教，甚至連道教也很難說成是宗教了。

李：第二章提到孔子不答子路鬼神之事，您反駁了王謚認為孔子思想中有什麼「三世禍福的想法」，而是因為「儒家重現世的積極精神」。由此我想到，有人批評儒家缺少超越現世的精神，您同意嗎？超越現世的精神可以引導人們超越個人利益與角色，追求一種至高的公義。

潘：首先要問，超越現世的精神對這社會有何



助益呢？若說到公平或資源平均分配等的議題，《論語》裏也有這方面的論述，如「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孟子》裏也有提到社會分工合作等的主張。許行是農家的代表人物，有一回，許行的學生陳相找上孟子，認為賢君應該與百姓一起耕種，那才配吃飯。表面上看，許行的說法是很公平的樣子。但孟子不同意，認為社會上應該要有不同的人從事不同的工作，那才能把社會效益最大地發揮出來。這一點也很符合現代西方「Division of labour」（分工）的經濟理論。如果說儒家缺少超越現世的精神，是指他們不妄談鬼神與死後世界，那的確如此。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指出，西方基督教社會有一個末日審判的觀念，沒有人知道審判的結果，而人們為了得到一個好的結果，會在現世努力生活，結果發展出資本主義的精神來。儒家雖然不強調死後世界，但從沒有忽視在現實的努力。這也牽涉一個問題，那便是農業社會與儒家精神的關係。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而這種社會模式的生活，需要人們的積極努力工作，翻土、播種、澆水、除草、施肥、收割，每一個步驟，如果沒有積極努力，絕對不可能成功。儒家的積極在於現世，也與這種生活模式多有關係。

李：第二章您列舉了很多漢代佛教如何依附儒家的例子，指出當中不少的地方有失儒家的本義。

根據您的研究，漢儒有否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以及如何回應呢？

潘：佛教於東漢時代傳入中國，當時，中國並沒有排斥佛教。傳統中國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社會，沒有什麼保護主義的。哪怕是唐代諫迎佛骨的韓愈，他身邊也有信奉佛教和道家的朋友。回顧漢代文獻，並沒有太多的記載，說儒生怎樣回應其時傳入的佛教。至於佛教借用儒家思想來包裝自己那倒是有的，畢竟佛教是一個外來的思想體系，想要融入中國社會，最快捷的辦法是借用本地已有的思想來傳道，讓大眾更容易聽明白。儒、釋、道三家思想，相互滲透，是常見的事。《周易》本是儒家經典，而到了六朝時，王弼注《周易》，便大量滲入道家的思想。如果要在王弼注裏找尋儒家的本義，那便可能失之交臂。王弼的注解，可視為援道入儒的典型例子。當然，從另一角度看來，要竭力地去分清不同家派的差異，其實都是源起於後世的想法。先秦諸子並沒有囿於家派，各自陳述一己的思想。當諸子的數量增加到某個程度的時候，便開始有人展開歸納的工作，將某些諸子歸納為一家，然後其他諸子便屬別家。《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提及的九流十家，便是這種歸納與分類的結果。

三、儒家的流派

李：《孔孟以後的孔孟》第一章，您提到漢代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着讀者留意「儒術」跟「儒學」的分別。請談談二者的分別。

潘：「儒術」主要指政治方面的使用，「儒學」則主要指學術方面。儒家為政治服務，那是孔子一生最大的理想。我們現在尊奉孔子為「萬世師表」，成為後世景仰的教師，那可不是他的心願。孔子的偶像是周公旦，而周公乃是制禮作樂之人。孔子最想的還是出仕從政，恢復社會秩序，以拯救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所以，儒家是不能停留在學術的層面，心性是要外化使用出來的，那就牽涉到「術」的應用。《論語》裏有一則記載，子路找師弟子羔去當官，孔子反對，批評子路是誤人子弟。子路質問老師：「有人民，有土地，何必讀書，才算學習？」孔子最後丟下一句：「是故惡夫佞者。」大意是說，孔子不喜歡子路那副強詞奪理的嘴臉，所以，孔子並不反對子羔去當官這件事情本身。到了漢代，士人更講求「通經致用」，無論通一經或數經，都是要為世所用。政治儒學強調對當權者的道德約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點最可以對當代的政治倫理作出補充。另一點是儒家主張以德服人，不謀求霸道。如齊桓公，是春秋時代的賢君。他一生真正動用武力去征服別國的次數，其實是不多的。齊桓公獲推舉為霸主，更多是由於他能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對當今世界也是很重要的，勤和促談，無論如何總較鼓勵戰爭為好。

李：第四章裏，您提到孔子之後，儒分八派，並有分析子張之儒與孟氏之儒的不同，另有提及荀子學派與思孟學派的矛盾。流傳較廣的儒家文獻，多以思孟學派為主，立場必是以思孟的主張為依歸。請問根據學界最新的研究，有發現到儒家其他門派的文獻材料嗎？請談談這方面的研究。

潘：孔子死後，門生有若因為長得像老師，被其他同學推舉出來，坐在老師的位置上，以紀念老師。然而，當其他門人向有若發問，有若卻未能回答，其他的門人便叫有若起來，指他不適合居於師位，因為他不如孔子般博學多才。從這則記載，可以看出孔門分裂的問題，瞧不起彼此。我們今天說先秦某書屬於儒家，某書屬於道家，那很大程度是由於《漢書·藝文志》的歸類，而稍早的劉向、劉歆《七略》已提供了分類的雛形。先秦時期的思想家，沒有義務去寫或編一本書，以代表某一個思想流派。無論孔子、孟子或荀子，均沒有這樣做。現在，人們視孔子、孟子、荀子同為儒家，那是後人歸納出來的結果。孔子與荀子之間的差異，其實不比孔子與老子之間的差異小。我們現在往往只見孔、荀的「同」，而忽略兩者之間的「異」；也往往放大了《論語》與《道德經》之間的「異」，而忽視他們的「同」。

現在，我們見到儒家的出土文獻或屬思孟學派。而當代出土的郭店楚簡與馬王堆帛書，多少有助於



我們理解荀子為何要在《非十二子篇》中，特地挑出子思與孟子來罵。大概用「仁義禮知聖」作為五行最大的問題，在於「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如果能夠有說有解，清楚分析為何要以這五項為五行，那麼荀子也未必反對的。《呂氏春秋》成書於秦代，乃呂不韋集合了一批賓客而寫成。這些賓客固然有儒生，也有非儒家的士人。即使是儒生，當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派別，這一點，我們能夠從集子裏的思想之複雜與矛盾中給判斷出來。《呂氏春秋》的成書時代，也正是儒分為八的年代。例如，有的學者認為，《呂氏春秋》裏某些的篇章反映了漆雕氏之儒那一派的思想。然而，學界至今仍弄不清楚所謂「儒分為八」，具體是指哪八派，以及那八派的主張是什麼。《韓非子·顯學》也只告訴我們這八派的名字，其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我們只能從《孔子家語》、《禮記》等儒家典籍中，拼湊出一個大概的圖景來。

（本文圖片由李浩榮提供。訪問及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傾聽瑪塔·阿格里奇的琴聲

舒非

當今世界首屈一指女鋼琴家

已屆八十三

滿頭銀髮披肩

身穿黑色長裙

端坐史坦威鋼琴前

雙手像面容一樣

也刻劃歲月之痕

可是手指碰觸琴鍵

流瀉出來的琴音

依然那麼美妙優雅動人

令人屏息使人沉醉

樂音永遠不老

自小就是天才

五歲出道 八歲首演

十六歲贏得兩項世界大獎

二十四歲奪冠

從此名震天下

作為西班牙和俄國猶太人

混血美女

年輕時的阿格里奇

美得像女神

瀑布般黑髮

漆黑眼珠和細長臉龐

讓多少鋼琴家着迷

傅聰追求了一輩子

沒獲青睞

倒是跟華裔指揮家陳亮聲

有段婚姻

任性率性瀟灑而又天才橫溢

全球古典音樂界

從大師到聽眾

都寵她愛她迷她

這顆天上最耀眼的星星

只要出現

所有人都翹首仰望追隨

史上第一加絕世美貌

不由慨嘆

上天真的不公平

（作者為香港詩人及作家，曾任香港三聯書店策劃編輯。）



天山天池 ——南疆之旅二



胡燕青
香港作家

這天山上的天池讓我想起新西蘭的峽灣，龐大的藍色家族分出成千上萬的層次，有深沉的，有輕佻的，有躲藏的，有高調的。天色池水像一對雙打選手，互相補充，彼此馳援，使人心神嚮往。

新疆有四個著名大湖，不包括我上次所說的白沙湖。四湖各有美態。其中三個在北疆，第四個也幾乎在北疆了——但其實一般算入南疆的行程。新疆四湖各有特色，看一眼就分得開來。綠油油的博斯騰湖是內地最大淡水吞吐湖，一望無際，長滿了幾個人高的蘆葦。北地南風，是博斯騰（綠洲）湖給人的感覺。

夏天到了，更是一身熱帶味道。但有人比較喜歡的是喀納斯，因為她拐彎抹角，委婉徐行，如泣如訴，水色如玉卻不如綠玉之俗艷，樹影如簾卻不如簾幔之無光，滿滿的北地風情。杉林盡是喀納斯的忠誠近身侍衛。賽里木湖的名字最有意思——平安。走到湖邊，或爬到山頂看，賽里木湖都平滑如絲，深遠可靠，這正是暗灰明藍所傳遞的正直晶瑩。像一個隱士在陽光下冥想，無風無浪，處變不驚。

天山天池卻是善變的，一時深沉湧冒，一時碧壓晴空，一時白領投水，一時驕陽凌岸，一時澄淨如鏡，一時怒氣衝天。天山天池，無論怎樣，都是新疆第一池。我九年前去過，當日冷得很，風大雲低，浪頭起伏。我們坐船出去，繞了個彎回來。怎會有這麼像一個峽灣的天空之池呢？遊客都冷壞了，衝出去甲板拍個照，馬上回來，船艙裏面面相覷多於看水。

今天雖然只有攝氏幾度，但風和日麗，視野清晰，雪山又剛在早一天給夜雪任性點綴過，煞是好看。山頂尖尖的反射着白光，雪下冒出絲絲山翠，甚是壯觀，也非常精緻，像把永恆的關係扛在峰頂上了。

這天山上的天池讓我想起新西蘭的峽灣，龐大的藍色家族分出成千上萬的層次，有深沉的，有輕佻的，有躲藏的，有高調的。天色池水像一對雙打選手，



互相補充，彼此馳援，使人心神嚮往。

山上的原生高樹大概是杉，成行成市，迎風而立，正直不阿，互相雕刻，立體而整齊，好像一支大軍，密鋪着山坡的平面。新栽的垂枝樺，白幹黑枝，樹身斑駁，十分中國，也非常水墨。

天空、天山、天池，是造物以還就挨在一起的三兄妹。大哥發脾氣時，小妹就哭。惟獨二哥站在中間，沉默不語。吵架過後，天空清新如洗，天池安靜無語，還原了天山的氣度。

技術在突破 靈魂怎能空閒



伍嶺
《深港書評》主編、
文化記者

人類文明必須對塑造但書技術積極
人倫技術性，讀技術積
沉淪根本力，研發技術
不須面對的能也，利用種
人造的我們也，利一
我勞作，與是
藝術都是
的態度。

今年春節期間，除了DeepSeek掀起了「一輪AI熱」潮外，還有一件和科技相關的事兒刷屏網絡——大年

初二，山東泰山，一名遊客身著「機械裝甲」，健步如飛地向上攀登，引得網友們驚呼，「爬山也可以像散步一樣悠閒」、「輕輕鬆鬆『拿捏』泰山」，研發這款「機械裝甲」的企業來自深圳的肯察科技，而我想說的是，技術的突破正進一步重塑科技與人文的關係。

科技與人文結合的典型領域，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就在醫學中。比如研發新藥物所帶來的福利，更早的時候屠呦呦團隊發現的青蒿素，就為治療瘧疾作出巨大貢獻。科技的進步不能不說對人類有更深切的關懷。

埃隆·馬斯克說過，如果人類不付出巨大努力，科技完全可能倒退，甚至可能崩潰，即使是現代社會，這種情況也常常出現。這句話點出了，人類在不同認知階段下，技術發展無不與我們的生存密切相關。

你是否知曉那個大名鼎鼎的安提基特拉機械？一九〇一年，它被人們發現於希臘安提基特拉島附近的海底沉船中，這是一台極為精密的青銅機器，後來利用X光影像技術發現其遺骸擁有三十多個齒輪，而完整機器可能有七十二個齒輪，輸入一個日期，它可以算出該日期日月行星在天空上的位置，所以有人猜測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台模擬計算機，用以描繪天空中行星的運行軌跡。要知道這台機器製作於公元前

一百五十至前一百年之間。遙想歷史，人類的需求和科技的發展令人歎為觀止。

「所以科技無一例外指向人類歷史中能夠真正推動科技進步的內在動力——需求。」（張笑宇《技術與文明》）

說到前文中提到的「機械裝甲」，它其實是「外骨骼機器人」的一種，之後會有怎樣的突破，非常值得我們想像與期待。再說說這家公司的名字「肯察」，出自《莊子》，意思是筋骨相連的地方，他們創業的初衷就是想要增強人類的體能。人類首先是一種動物，這種動物有它生理層面的局限性，而技術就是其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工具。

但超越自我的本質是以人的需求為最大的價值，在《技術與文明》這本書裏也提到，技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類這一物種的生物屬性，但反過來人類也可以賦予技術以靈魂。這種特定關鍵點上的技術突破，對於有着足夠信念、勇氣和技術洞見力的人來說，就像是一個能夠翹起地球的支點。

在深圳，還有許多技術人在不斷地追尋這樣的支點。要使人類文明不沉淪，就必須面對技術對人類根本性塑造的能力，但我們也要讀書勞作，研發技術與利用技術都是一種積極的態度，正所謂「空閒是靈魂的敵人」。

◎

人生在世，與萬物共存，當保持一種仰望宇宙的尊重和謙虛。這非關特定哲學、宗教或科學，而是簡單的經驗事實。

自然為何？

——自然與人之六



鄭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自然，不僅有花草樹木、鳥獸魚蟲等資源和賞玩品類，也有山林江海、風雲雨露、日月星辰的宏觀視象。養活萬物以外，自然超乎物質環境，富含藝術玄妙和心靈啟迪，信是美學實體和精神泉源。

英國浪漫派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寫過一首短詩，題為〈天真的預兆〉（"Auguries of Innocence"）：

從一粒沙見世界，
一朵野花窺天堂；
在掌心中握無限，
須臾間接永恆。



詩中提到野花和沙粒，但此作並非描寫或讚美自然，因為重心不在自然而在上帝，在心靈與神明合一；它是宗教詩而非哲理自然詩。還是《老子》二十五章說得清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過道者至大，而至大無外，道又如何「法」自然？

此句的含義，當非道外有更高層次的自然，而是道的運法則是「自然而然」。理性和邏輯闡釋角度眾多，個人先想起的卻是陶淵明的《歸園田居》其一。這首詩並非有意識地刻意解說自然，而是書寫生命體會的心聲。「愛丘山」的「本性」「誤落塵網」後，如「羈鳥池魚」般渴望回歸自然生活。於是，永別官場的詩人「開荒南野際」，此下十句寫出「遠人墟里」、「榆柳桃李」、「狗吠雞鳴」的「守拙歸園田」的生命實踐。所謂「虛室有餘閒」，「虛室」亦喻心境，連上《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之道，即清虛無欲，純白道心自生之意。身心「復得返自然」，同時是回歸自然之境、自然之性和自然之道。

大道化生萬物後，就讓其自然運行存在。凡人俯仰天地，即知藍天白雲、青山滄海、碧草綠樹，是大自然的底色。晴朗日子的天空若灰暗朦朧，必涉及工業空氣污染；大地若變得暗啞禿黃，定跟過度砍伐、採礦、畜牧等有關。自然的底色本相，不能縱欲漂染或刨掉。肆意濫用生態環境，後知後覺已難恢復。破

壞自然過了臨界點，它就喪失自我修復的能力，人類害物之餘亦必然禍己。人類違反自然，只因常作不必要的人工剝奪，定下爭強鬥勝、奢侈虛榮、浪費資源、傷害萬物、搗亂平衡，甚至大規模的毀滅性目標。

人生在世，與萬物共存，當保持一種仰望宇宙的尊重和謙虛。這非關特定哲學、宗教或科學，而是簡單的經驗事實，孩童亦能直悟的道理。「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崇高的理念，切合傳統儒家「平天下」的價值觀。只需記得：人類共同體之上，還有「天地萬物命運共同體」。

無從遠離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我們當然要努力，生活不要把自己拖下水，然而誰又能保證自己一生順遂安康，如遇人生難題，你們不要放棄，拉兄弟一把。

特殊年代有這麼一個情況，就是談男女朋友要向組織彙報，更不可思議的是組織上還要外調，如

果這個人出身不好（地主富農資本家），或者自身表現有問題（右派、摘帽右派、接受改造者），遭遇這種情況那就要中止戀愛。所以那時候分手除了兩個人性格不合談不攏之外，還有一條是：組織上不同意。

當年在我的單位裏就有一個男青年漸漸都變成了中年，人長得周正業務也好，但是個人問題解決不了就是他出身不好（好像是地主），政審永遠過不去。最後找了一個女朋友，組織上還是不同意，女朋友說那就讓我幫助組織上改造他吧。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讓我來當背鍋俠吧，否則你讓他怎麼辦呢。我當時太年輕，只當是聽了一個笑話。現在想來還是女朋友俠肝義膽，要知道當年如果不聽組織的話是會前途盡毀的。

那麼我為什麼要說這個遙遠的故事呢，皆因最近挺火的雞湯文都在講遠離負能量滿滿的人、消耗你能量的人、不能幫助你進步的人巴拉巴拉，我想這不是跟沒說一樣嗎？社會發展到今天唯一的共識就是你無論需要什麼都必須有交換意識，哪怕不是名利，情緒價值也行。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大家都是自動過濾的，掃一眼就能夠明白別人跟自己的距離。

而且按照「一句話破防」理論：如果這個無用的人是你的親人呢，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呢，好吧，可以斷親對吧？

一個人成功了，當然可以說我就是小鎮做题家，

以襯托自己成功的不易。可是有相當多的普通人並沒有發跡，他們就是鳳凰男、鄉下妹、撈女，而且誰是天生的負面人都是有原因的對吧。知青文學最走紅的時候，把鄉村寫成人間地獄，有沒有這種情況，我想即使在今天也有，拐賣婦女兒童、欺凌老弱病殘等等卑劣行徑。但我們今天討論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有人質疑：描寫得如此淒苦悲慘，然而你們（知青）畢竟還可以離開，那麼我們當地人呢，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呢，就是只配生活在地獄唄。

我想說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極有可能我們自己就是那個負能量滿滿的人，那個消耗別人能量的人，那個對別人沒有絲毫幫助的人，也許成功過輝煌過但又被打回原型，或者破產或者一路走霉運，誰敢擔保自己永遠不會是那個被遠離的人，那麼你願意全世界的人都不理你嗎。

所以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我們當然要努力的生活不要把身邊的人統統拖下水。然而，誰又能保證自己一生順遂安康，如果遭遇人生難以逾越的難題，也請你們不要放棄我拉兄弟一把。

◎





香港如何以文化「柔實力」破局？作者主張山水、人文雙軌並進：四大名山經余光中、金耀基等巨擘賦予文學注腳，中文大學可活化為人文地標。與其競逐煙花盛事，不如以文學經緯牽引「高山流水」雅客，開創旅遊新維度。
——編者

「搶遊客」：香港作家可怎樣給力？

黃維樑

香港近年為了振興經濟，想盡辦法，甚至使出「搶」的招數。二〇二二年十月政府的施政宣講會上，就用了「搶人才，搶企業」的大字標語。去年三月香港旅遊發展局提出「四招」吸引旅客，包括辦盛事、放煙花等等，宣傳時連個心都掏出來了，飛起來了。香港有購物天堂、美食天堂等美譽，又有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等「吸客」勝地。當前美食天堂之譽似已蒙塵——深圳就「搶」了很多香港人北上吃喝消費。香港如何吸引更多遊客，可能真要用「搶」字

訣了：和「搶人才」一樣地「搶遊客」。

「搶」是個生動誇張的說法，吸引遊客的手段還是要溫柔的。許多香港文學人都寫遊記，或研究旅遊文學，都可以為「搶遊客」賣點「柔」力氣——香港還有很多旅遊資源等待開發。

香港有四大名山

香港處處有海景，其中維港白天壯麗、夜晚璀璨，其美世界無敵。遊客來港必會觀夜景、看煙花，不用發局費心提醒。香港的群山之美，對很多住六星級酒店，志在勞力士手表和愛馬仕手袋的豪客來說，則可能相當陌生。看官！一九九六年九月，香港



中大「大師身影」展板，余光中居於「C」位。
(黃維樑提供)



一九九六年香港群山系列郵票，自左上順時針分別為：八仙嶺、獅子山、鳳凰山、馬鞍山。（黃維樑提供）

郵政局發行「群山系列」郵票，一山一票，四枚郵票分別是馬鞍、鳳凰、獅子、八仙，是為「香港四大名山」。

用的應是一種文雅的「柔實力」。我們可呼籲當局發展山水旅遊和人文觀光兩方面的業務，以吸引旅客。來港的遊客，其吃喝玩樂的「樂」，可包括遊山觀海之樂，以及人文訪勝之樂。我們應溫柔地「搶遊客」，讓他們來觀賞名山之美。沒有入選的飛鵝嶺

也是名山，余光中就曾情文並茂地記述此山之攀登與感懷。我當年曾發表文章記述此事，文中對香港的一些山水散文曾加以點評；該文題為〈這商埠也有山水人文之美〉，後來收入拙著《突然，一朵蓮花》（香港：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二〇〇二）。

四大名山常常在一些香港作家的筆下出現。金耀基的金筆一揮，「馬鞍山之雄奇，八仙嶺之峻秀，吐露港之清麗」，形容恰到好處，地名閃閃生光；梁錫華則多年纏綿面對的八仙嶺，而有〈八仙之戀〉的美文；余光中繪寫香港的群山，用的是大斧劈皴的筆法：「香港的地形千折百皺，不可收拾。蟠蟠而來的山勢，高者如拔，重者如壓，瘦者欲削，陡者欲倒，那種目無天地的意氣，令人吃驚。」這裏的文字陽剛得令人吃驚。旅發局製作宣傳的小冊子、單張、網頁，在圖片之外，加上雄奇、峻秀、如拔、如壓、欲削、欲倒的警雋文字形容，應該能夠溫柔地「搶」到一些志在「高山流水」的雅客，讓他們來觀賞名山，同時讚歎文采。

地靈配上人傑

地靈如果配上人傑，那就在「搶遊客」時如虎添翼了（如「富」添「益」，再為旅遊業進賬）。余光中、梁錫華、金耀基都曾經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金氏更曾任中大校長）。科學的人傑有鼎鼎大名的



高錕和楊振寧，人文的傑士也有多位。來中大參觀遊覽的，如果到過中央圖書館裏面的校史館，當會為一幅名為「大師身影」的圖像而停足注目。圖像中的錢穆、饒宗頤、余光中等先生，都為兩岸四地和海外的人文愛好者和研究者所知曉、所敬佩。中大校方曾想過為圖像中的全部或部分大師建個展覽館呢？

文、史、哲三學中，文學最為普及。「大師身影」的八人圖像裏，余光中居「C」位，這樣安排或有寓意：這位大師成就卓越，他的詩文名篇傳誦遐邇，景仰者眾。我甚至認為校方應該單獨為余光中建設一個文學館（或特藏室），讓慕名者來參觀，讓學者來做研究。

中大的地靈人傑，遊客在中大校園，金秋時節到金耀基校長稱說的「香港第二景」天人合一亭徜徉，仲春佳日腳踏大學道遍地的相思樹黃金花蕊，又看看這館那館展覽的大師人文，這該是多麼有山水有文化的高雅之旅？中大校園之外，名山如大帽山、飛鵝嶺，名水如淺水灣、清水灣，人文勝地如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饒宗頤文化館等，不勝枚舉。

發揮「柔實力」吸引「雅客」

宣揚山水美景，增闢人文勝地，應能「搶」到

一些遊客。在山水佳勝的景點，以石刻或銅鑄香港作家詠寫山水的雋語名句，就如石刻文字之於泰山一樣，則山水與人文結合，更是一記高招。此外，精編精印《香港的山水與人文：香港作家詩文集》一類的書，如《岳陽樓新景區散文詩詞集》，或山水人文導遊書，如《牛津版英國文學圖文導遊》（*The Oxford Illustrated Literary Guide to Great Britain & Ireland*），相信高雅的遊客會購買閱讀。

香港作家能為「搶遊客」給力？當然！一是用彩筆描繪讚歎香港山水人文之美，發表之，以廣傳揚；二是編印上面所說的山水人文詩文集；三是呼籲並支持多些人文展館的建設。這些是香港作家和學者都可以有的秀才式貢獻。山水之勝和人文之美，不可能「搶」得大量遊客和大筆旅遊業收益，但是肯定可以增加香港旅遊的豐富性，更可以提升香港旅遊的文化品位。

用「搶旅客」一詞，只是為了讓文章的題目顯得「搶眼」。我們憑着「柔實力」吸引來港旅遊的高山流水「雅客」；一擲萬金的「豪客」如果也有雅興遊觀，我們自然喜出望外。

（作者為香港著名學者、作家。）

◎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八至十一月三日在灣仔 The Stallery 畫廊舉辦「反響——視覺語言的深層對話」展覽，其間策展人胡敏慧和香港藝術家翟宗浩就中西藝術的「存在」和「美」等議題展開了一番直率、熱忱及初心的哲學討論，其中亦可一窺藝術家對繪畫的坦誠。

——編者

跟阿翟談山水、看油畫

翟宗浩 輯錄

胡敏慧（下稱「胡」）：在灣仔 Stallery 畫廊的展覽「反響——視覺語言的深層對話」，你公開了最新的中大型作品，主題多以大嶼山的峰巒為創作意念基礎，似乎對香港風景剪影特別專注。

翟宗浩（下稱「翟」）：家居東涌，所以展場的作品都在處理同一題材，山不在高……就尺寸而言它們大概三呎半寬，頂多只能說是中小型罷了。

胡：我們知道阿翟鍾情山水，風景畫在創作佔很重要部分，傳統中國畫有時候會展現文人雅士，但在你的山水畫，人物卻絕無僅有，這種渺無人煙的感覺非常奇特！

翟：海德格於名著《存在與時間》中有這樣一則比喻：「存在」無孔不入，由天上雲朵，乃至原野



翟宗浩《大嶼山的春天》 油畫 80.5 x 99.5 厘米 2024年

小花，處處都是存在的實證；與此同時雖說人們深感「存在」的存在，竟又沒法明言，讓它永遠成了一個啞謎。海氏的偈語背後意義明顯指向生命短促，人僅倖存於某一特定又有限的時空，故此主體必須仰仗歷史長河，對照底下始可烙印活着的標記；說到底周期短暫之物往往需要仰賴理想、形而上和永恆（諸如藝術和歷史）才能扎根立足……



翟宗浩《大嶼山的冬日》 油畫
101 x 101 厘米 2024 年

就文化角度，中國藝術不依「人」為大宗，直言生命彷彿白駒過隙，肆意凸顯愚公難移的山，視之為恆久的象徵符號、尺度及標準，通過行雲流水故作烘托，好待進一步探討／展示天秤另一端的「人」，乃至藝術家及作品的物理「存在」，你覺得這解讀合理否？

胡：關於新作品中的四季系列，可以介紹一下嗎？

翟：那是一組大嶼山春夏秋冬的作品，特意攝取冷暖色調來傳遞節令給人們的不同感受；透過漂亮

造型及緊湊構圖，鼓勵觀者沉浸於景緻中「遊山玩水」。其中，我尤其喜歡「春」和「冬」兩幅。

胡：畢竟畫作必須經由人手繪製，故此畫家們努力觀察外在世界，以獨特技巧去呈現理想風貌，自然充滿個人印記，此中佼佼者追求「雋永」，源出人類崇高的憧憬，問題是這種與藝術理想的追逐，是否仍舊適合我們身處的高速時代？這豈不跟海德格哲學（對現代人來說）不太容易理解同一道理？

此外你剛才提及「存在與永恆」，在藝術領域算是經常泛現的議題，一般流於討論什麼印象值得保留，或者怎樣的美學可以超越時間、物質……而你另闢蹊徑，提出了「不同感受」等思維，究竟所指為何？

翟：可把我難倒了，因為從來未曾考慮過「美學可以超越時間」。

「存有 (Being)」的存在，例如人和物（包括藝術品）千百年後總有腐朽的一天，在這裏刻意給「存在 (exist)」這詞畫龍點睛，主要期望能彰顯物質與時間洪流相互的糾纏（即短促 vs. 永恆之抗衡）……就這樣我們又回歸中國繪畫選擇山水來表徵 everlasting 等議題，難道不就是本國文化一大特色？

烏托邦與老莊的美學思維

胡：關於藝術和美學，是否有更深層的討論或者思想空間？

翟：許煜曾經說過，「美」這字源出自「羔／羊」



策展人胡敏慧（左）與翟宗浩（右）。

和「大」這兩個字，原意指稱「羊肥大」即謂美……「美」無疑是一條叫人困惑的論題，由於內容繁複，同時夾雜着大量歷史累積及沉澱，所以當代藝術家往往避而不談，轉而隨手描繪些較容易接受的題材，諸如花草、貓狗、動漫，遠較研討美學親民。

「美」作為一組形而上思維，自古希臘時代早已跟哲學訂盟，成了烏托邦的中堅分子；籠統地說美可以分為兩部分，即感官美（物質）和象牙塔尖端（抽象）之美！可惜現代人只管眼前享樂，對崇高、理想、人性、人類及未來漠不關心，這趨勢大概跟當代宗教的式微可謂同樣明顯。

自然創作之「道」

胡：這是第一次發表「春夏秋冬」四季組畫，相對起以作品傾力傳達既定訊息，新作似乎更着重時間與流程，對你來說繪畫作為視覺語言是怎樣一回事？它的表達跟日常口述語言有什麼不一樣？與此同時，這批作品是為了今次展覽特別準備的嗎？

翟：坦白說每天都在畫圖，從來不曾為展覽刻意預備作品，這態度彷彿跟小鳥不會因茂盛大樹林立而為它高歌一般……若言「着重時間與流程」，那是因為創作（於我而言）乃莫大享受，當中只允許人和畫布（文本）對峙，也可正向地稱為共榮，當中不含任何雜質，這純潔的互動總叫我感到大自在（自由）和釋懷。

胡：繪畫對你來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放鬆就能進入的溝通（甚至是表達）形式嗎？

翟：人與創作坦誠相向，回響不一定能讓身心放鬆，總徘徊張弛漩渦，不過確實替主體認真面對自我提供良機，其中形態倒有幾分貌似「cage」的鏡像理論……

胡：剛才談到傳統美學的解構，很多時候會跟內容，即傳遞的訊息及目的相關，那麼你的畫作祈求人們靜靜地欣賞，還是渴望通過互動，給予公眾一個觀看世界的契機？

翟：一直以來探索中國藝術意境的藝術家，常



常會挑選由「靜」態入手，譬如胡金銓的電影，或者趙無極的油畫大多充塞着「空山靈雨」等鏡頭，說得明白無外乎針對謝赫六法中「氣韻生動」的一種解讀……問題是「氣韻」這事絕不可勉強乞求，它只會選擇在不經意中自然流露（這也構成了我的創作態度）。

事實上中國文化精髓，不單僅有老子的「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或者莊子那「扶搖而直上九萬里」，兩條文獻無疑正以大自然潛能作具體比喻，現實裏國粹精華要數一代接一代的生生不息，當中充盈着澎湃活力及能量，恰好回應了山野間那「樹搖影動」，確鑿「生」的寫照；生之大欲蘊涵悲喜、男女、剛柔、生滅、黑白，乃中國哲學陰陽思維的無限繁衍，交替互倚，此中迸發出延綿不絕的火花，亦成就了「道」。

視覺語言的不說之說

胡：當代藝術很多時候講究試驗或者個人化色彩，油畫肯定不能例外，無論是以顏色作實驗如秀拉（Georges Pierre Seurat），或者強調結構及透視角度的塞尚（Paul Cézanne），往往為觀眾帶來斬新感官刺激。

你的畫作強調東方視覺效果及油畫材料的應用，是否也在意個人獨具的繪畫的方式／風格，足以導致不一樣的衝擊？抑或希望啟發觀眾？



翟宗浩《邊緣人的社群》 素描 30 x 40 厘米 2024 年

翟：實不相瞞我的根源自中國文化，雖然作品擅用油彩與麻布作為傳遞素材，算是機緣巧合，卻又無端接過十分老套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舊傳統，對於不避方言俚語的我，倒覺怡然自得。

學海無涯，長久閱讀的習慣愈發明白本身的無

知及鄙陋，鐵定不敢妄言拙作能夠啟發、衝擊別人，僅可稱之為太公垂釣，自得其樂。

胡：那麼，請問你對於「視覺語言」的理解為何？對身為畫家的你而言，繪畫作為一種視覺語言，又是怎樣的器具？

翟：人類擁有各式各樣的語言，諸如肢體（包括手語）、語音文字、音樂、圖像等語言，而視覺藝術基本上屬於最後一類。事實上，每種話語都有其獨到之處，並且相當強而有力。最顯著莫過於語言的崛起，讓人類得以從禽獸中突圍而出，凝聚成社群，遠離孤寂。說到底語言的誕生主要是為了服務眾生，是人際間溝通，乃至你我獨自思索時的必備工具……既談溝通，它同時牽涉施受雙方：前者在乎（自我）表達，後者則負責接收，彼此合作無間，讓整個循環得以完善。當然就心理學角度，語言絕非僅是工具，它潛匿無意識深處，算是一個靈媒，一旦「現身說法」，威力便相當驚人。

回到藝術的討論，視覺語言跟佛學禪宗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彷彿一齣「（佛祖）拈花（迦葉）微笑，應物現形」的戲碼。它利用形像或立體造型，使受眾與弦外之音心領神會，呈現那難以名狀的真相。

以創作內觀自我

胡：最後一題，山水畫是你最喜愛的創作話言／主題嗎？其中是否包含了更宏大的氛圍、環境所

衍生的追求和信仰？

翟：不如這樣說好了，我的小、中學經歷了十二年基督教及天主教洗禮，而家裏則奉行佛法，在左右為難情況下，長大後反而修成「無宗教信仰」，藝術竟意外地「鳩佔鵲巢」，成為支撐我信念的主心骨。有些人愛說藝術創造是一場又一場的「導瀉（catharsis）」，透過忘我創作洗滌原罪與不快樂。不過我一向樂觀、大咧咧，逆境和不如意總能很快「穿腸而過」，似乎不太需要所謂「導瀉」；相反，在藝術的搖籃中，人總能覓得安寧，那感覺就像踱步於溫柔的虛空，只剩下自我與畫材，外界的人事、噪音、煩惱以及瑣碎糾纏，全都眨眼歸零。

回到你的問題……看來我跟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觀點始終談不攏——山水畫不應只是一面膚淺反映現象的鏡子，藝術絕非大自然的模仿。從這裏「美」（理想烏托邦）的追尋赫然重新浮現；創作真諦並不在乎炮製了什麼，而是作品背後探索過程的副產品。藝術的「金身」盡在自我及靈魂摸索，亦即老生常談的「我是什麼？」至於山水畫，極可能純粹是一劑藥引，一種生活態度，直指人與環境的共存與相互依存。

（圖畫及圖片皆由翟宗浩提供。作者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前講師、香港資深藝術家。）



數實是劃殺「皇」的示結
多才策竊「皇」的示結
督廉久一收劫粵港的最終
港中酒井久一收劫粵港的最
治磯田中久一收劫粵港的最
日起與者。田中久一收劫粵
提會想最深者。田中久一收
人只酒債最攻港婦女軍黃
則酒債最攻港婦女軍黃這
局。

——編者

兩位日治港督的下場

李烈聲

在加拿大的許多香港人，雖然身在異國，對香港的繫念，仍是藕斷絲連的，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之日，大家還是對香港不勝故國之思。偶然一位朋友談起「三年八個月」日治時期的往事，說：「酒井隆是日本人開山劈石的港督，田中久一是結束日治的港督，但是，兩人都不善終，只餘中間的磯谷廉介得以善終……」於是有人向我問起二人收場。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期，酒井隆已因侵華戰爭中詭計百出，戰功彪炳，晉陞日本陸軍中將，所以，日本大本營在策劃太平洋戰爭時，把攻佔香港的責任交給他執行，而此人也確能不負所托，人不知，鬼不覺，把所部兵力布置於華界香港英軍之側，而使以精明馳譽於世的英國蘇格蘭場派駐在港特工，竟一無所覺。

據說，美日談判破裂後，他已被告知動手時日，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他在軍營中徹宵不寐，等候大本營命令，天明時分，當他確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偷襲珍珠港得手後，立即下令停駐廣州白雲機場軍機，飛臨香港機場上空，把港英的空軍全數炸毀。接着，下令手下枕戈待旦的戰士一部分迅速越過羅湖橋，一部分由華界突破沙頭角英軍防線，勢不可當，防軍節節敗退，只需數日，醉酒灣防線即已支離破碎，不夠十天，九龍半島易手，香港島即成孤島。

在此期間，酒井隆派出俘獲的港督楊慕琦女祕書李夫人帶書信向英方招降，為楊所堅拒，酒井隆即布署跨海攻島，英軍已陷孤城落日之境。英首相邱吉爾對投降要求枉顧，左右而言他，英軍只好負隅頑抗，而酒井隆逼於大本營壓力，老羞成怒，全力急攻，至此，英方因知援軍無望，士無鬥志，日軍登陸成功，獸性大發，在攻佔教會及醫院時，酒井隆縱兵姦淫屠殺，無所不至，變成南京大屠殺的翻版。許多修女、護士和女醫生，不問美醜，不計老少（尤以白人為然），都污辱殆盡。楊慕琦彈盡援絕，於聖誕節下午親自步行至銅鑼灣向日軍官說明停火，乘船至尖沙咀向駐扎於九龍半島酒店四樓的酒井隆投降。

兩天後，酒井隆行入城式，耀武揚威，以機槍裝甲車為前導，昂首策馬在中環馬路上進入滙豐銀行，成為日方第一任港督。他下令將香港官員及留港外籍人士囚於數個集中營中，並全力搜括民脂民膏。

不過，酒井隆雖貴為港督，但為期不長，港九膏腴，淺嘗即止。即被大本營召回東京，另有任務。

縱軍屠殺猶砌詞

直至日本太平洋戰爭失敗，英國已淪為二等國，其話語權的聲音已強不起來。盟軍成立軍事法庭審判戰犯，英方並未堅持審判這位縱兵姦俘的日方將領，但是，中國人並不肯放過他，因為，南京大屠殺也有他的身影，脫不了罪。中國政府說：你們肯放過他，可是，我們一定要他的人頭。

酒井隆當時身在東京，滿以為美方不為己甚，便可「側膊」卸卻累累血債，經不起其時中國所有報紙的同聲聲討，中國政府不饒不休，強烈要求把他引渡回華受審，麥克阿瑟不得不點頭同意。

酒井隆被引渡到南京，南京立即民憤沸騰，中國政



酒井隆在軍事法庭上陳詞狡辯。

(資料圖片)

府開設法庭將他公開審判。開審之日，萬民空巷，這個殺人如麻的惡漢，面對澎湃如潮的萬手所指，面露怯意，加之有些死於大屠殺的家屬義憤填膺，向他吐口沫、擲瓦片，連治安當局都禁制不住。他幾度躲到警察身後，口中念念有詞，這些情景，便成了報紙上的花邊新聞。

在法庭上，他雖陳詞狡辯，無如仇深恨廣，被主控官舉出如山鐵證，他只能以：「我不是最高司令官。」「我不能看管每一個兵士。」以及「殺人只是戰爭行為，哪個戰場不死人？」為藉口卸責。主控官舉出中國官兵在南京城破後，放下武器仍遭集體射殺事實，他啞口無言，最後還是不能不俯首服罪，被法官判處死刑，堂外觀眾掌聲如雷。

行刑之日，監獄將他鎖上手鐐腳鐐，以軍車載到南京雨花臺槍決。據說，他被押解到雨花臺時，曾低聲向行刑軍官要求准許他向東而立受刑，因為日本位於東方，他死後要魂返故國。行刑軍官饜以一巴掌，罵說：「發你的清秋大夢！你在屠殺中國老百姓時，有問過他們該站立哪個方向嗎？按照你的罪行，應該槍斃三十萬次，還嚙嚙什麼！」喝令軍士：「開槍！送這痛三回老家！」槍聲響處，他面部向下仆倒。

鴉片買通忠義骨

再說田中久一，在戰時，廣東人更是仇深似海，



此人也是日本陸軍中將，比起其他日本侵華將領，城府更深。他一向主張「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當日軍攻佔廣州珠三角膏腴地帶時，遼闊的農村，他的兵力有限，無力全部管治，而中國軍隊撤守粵北，汲深綆短，鞭長莫及，而存留下來的地方武力，則取代中國政府而成統治者。他也知道這些地方武力都操在「大天二」（半軍半匪）手中，而這群人的政治取向是支持抗日戰爭的。他們都被給予番號，成了什麼司令、什麼大隊長，這些土皇帝雖然不能與日軍正面交鋒，但是可以進行游擊戰。由於熟稔地形，神出鬼沒，常常使日本駐軍不堪其擾。於是，田中久一也把他們收買過來，其手法是「以華制華」，也給他們一些「甜頭」。珠三角盛產鎢礦，田中久一以高價向他們購買鎢砂，而且非用軍票或儲備券（汪偽政權貨幣），而用鴉片煙土。這群草莽英雄，大多數是癮君子，給予煙土，正是投其所好。這些人國家民族觀念素來薄弱，從前中國政府禁煙，煙土來處不易，如今，日本人的煙土源源而來，正中下懷。不少「大天二」搖身一變，變成「皇軍」的爪牙，掉轉槍口，與抗戰隊伍為敵，變成骨肉相殘。

日本大本營原主張掃蕩地方勢力，實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田中久一則陽奉陰違，他派員到四鄉，列出清單：XX鄉需交白米若干擔、豬若干頭、魚若干斤、花姑娘若干名，如數交足，則免於掃蕩。一些地方管治權力落入土豪劣紳手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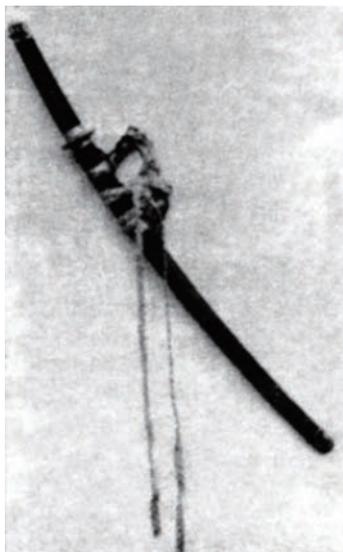
方既是向天索價，他們也就地還錢，有增有減，達成協議，立即化干戈為玉帛，一槍不發，糧食女人，滾滾而來，把女人供兵泄欲，把糧儲起來，一部分運回日本，一部分供日軍發動XX戰役軍食。於是，田中久一「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目的，便可達成。

劫珠匿澳待重光

除此之外，此人深謀遠慮。日方在中途島一戰中，海軍受到重創。接着，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在一次巡視戰場中，電報被美軍破譯，遭美機擊落身死，田中久一認為日方此戰必敗，戰後日本如要翻身，必須備有資金。於是他出任香港總督，便全力向廣東及香港搜括，無論珍珠寶石，黃金白銀，搜羅殆盡，擇地匿藏。

他頗有遠見，認為戰後的中國與香港均非安全之所，唯有澳門，短期內可保無虞。據說，他多次派人把搜括得來的寶物全藏於澳門，於是，戰後盛傳所謂「田中寶藏，全在澳門」之說，甚囂塵上。並聽說其中一部分已為某些人所發現掘取云云。事之真偽，成了一團謎雲，至今難以破解。

日本佔領香港，共有三位總督，首任是酒井隆，繼酒井隆者是磯谷廉介，繼磯谷廉介者為田中久一。田中久一雖然身兼華南派遣軍司令兼香港總督，但他並不留戀香港，偶一履港，只逗留很短時間即返廣州，而他最愛居住之地是順德，據說，此人對順德食



田中久一呈交給張發奎的佩刀。
(《張發奎口述自傳》)

品非常欣賞，最嗜的是順德釀鯪魚，幾乎是「何可一日無此君」，是否齊東野語，則死無對證了。

敗將獻刀終折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以錄音向世界宣布接受盟國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田中久一的反應是不服氣，他致電日本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主張抗旨不從，建議日本天皇駐蹕中國，憑藉駐華一百一十萬日軍負隅頑抗。一時之間，岡村寧次也舉棋不定，但是，日本陸相阿南惟幾派員至南京，勸諭「天皇玉旨，嚴遵無違。」二人才垂頭喪氣，同意放下武器。

廣東省戰時屬於第四戰區，中國第四戰區總司令為張發奎將軍，也是田中久一戰場上的對手。在多年戰爭中，張發奎吃盡這個狡猾對手的苦頭。當日本宣布投降時，派出屬員乘坐飛機到南寧謁張，接洽投

降手續。除了一切應有程序，還加上一項不情之請，要求免除遞呈個人軍刀，因為他的軍刀是由日本天皇所賜，用以殺敵或自刎。敗軍之將，既不能殺敵，亦因任務未完成，不容自刎，希望能夠網開一面，而且，盟軍統帥部也沒有規定必須獻刀云云。

張發奎厲聲道：「放屁！敗將獻刀，歷代皆然，有本領就打下，沒有本事就必須獻刀，我不管麥克阿瑟說什麼，不許你用麥克阿瑟來壓我，在我的軍區投降，就要遵從我的決定！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站在我面前持有武器，就是我的敵人，誰不獻刀，我就開槍！叫田中久一試試看。」日方見張殺氣滿臉，只好奉命唯謹。

第二方面軍（編按：一九四五年，第四戰區改組為第二方面軍）受降之地為廣州中山紀念堂，受降之日，旌旗飄揚，萬眾歡騰，田中久一哭喪着臉，一進中山紀念堂就脫下軍帽，遙遙向高高在上的張發奎行深深的鞠躬禮，逐步率領隨員走近投降桌前，毫無猶豫地解開腰際皮帶，把隨身軍刀與手槍呈上，由甘麗初將軍接了，放在桌上，並宣讀受降一切事項，田中久一低頭點首表示不敢有違。張發奎下令他獻出駐軍名冊及武器清單，並令其拘留在河南日軍集中營。

田中久一稍後被撥乘坐軍艦返日。不久，盟軍統帥部應中國政府要求，引渡回廣東軍事法庭審訊。日軍在粵的暴行，罄竹難書，罪案如山，無論如何狡辯都無濟於事，被判死刑。



罪惡難逃頭吃泥

田中久一自知難逃一死，在獄中待死期中，並無哀痛之容，飲食如常。他是單獨囚禁，獄卒為防其自殺，廿四小時監視，只聞他長嗟短嘆，喃喃自語，不知是否繫念他存埋於澳門的寶藏。有人說，張發奎亦

略聞田中寶藏一事，認為這些寶藏都是廣東人的民脂民膏，理應找出取回，使用於戰後疲憊的民生建設。

在戰後，張發奎對港澳兩地的態度各異，對香港十分寬容，故而在後來廣州解放，張發奎移居香港，港英對他十分客氣，也十分遷就，就是報答他當年的友好態度。而他對澳門則十分苛刻，要求澳葡交出匪澳日人和附敵商人，並曾發動粵人遊行示威，呼籲收回澳門。更一度陳兵中山前山，實彈演習，炮聲隆隆，前山與澳門一衣帶水，一時間彈光燭天，把守軍無多的澳葡嚇得面青唇白。是否由於田中寶藏之故？人言人殊，難以作答。

卻說田中久一死刑執行之日，甘麗初下令必須把他五花大綁，乘着軍車，由一排軍士押解，在廣州遊街。田中久一縱兵虐民多年，民怨極大。在遊街時，許多人大罵：「丟那媽！蘿蔔頭，你都做得好事多了，今日仲唔攞你狗命！」孩子們更向他吐口水、



行刑前的田中久一。

(資料圖片)

擲石頭瓦片，而他，死豬不怕開水燙，表情木然任人唾罵，經過了大街小巷，最後到了流花橋刑場。

流花橋在清代已是刑人之所，從前，廣州人常常罵人：「總有一日，你要到流花橋吃泥。」（從前，斬首時，劊子手抱刑刀，站立於死囚

之後方，瞄準死囚頸骨。死囚臨刑時，多縮頸而不敢抬頭，劊子手必向死囚之肩膀一拍，死囚吃驚，把頭一伸，頸骨顯露，劊子手把刑刀向前一推，刀鋒從頸骨縫中穿過，人頭順利落地，口部沾泥，故稱：到流花橋吃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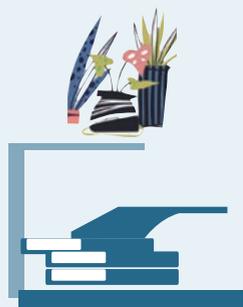
田中久一並未效法酒井隆要求東立，而被行刑軍人喝令跪下，他毫無猶疑遵命下跪，行刑軍士馬上瞄準開槍，槍響後他身子一聳，旋即仆倒，但仍未氣絕，綑綁了的雙腳仍不斷抽動。軍官上前看了一眼，下令再補一槍，槍彈從後射入，血液與腦漿迸出，不再動了。

圍觀的人群，立即爆发出如雷的歡呼聲，只遺下「田中寶藏」的傳說，不絕如縷。

（作者又名李瑞鵬，詩人及作家，逾九十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網

人造網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



北島著名的詩歌〈生活〉只有一個「網」字，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作品。今天是為了怎樣應用人工智能的二〇二五年，我們仍然免不了許多的網。

在大學裏，不少學系、書院都設有師友計劃或學長計劃的活動。如此活動，為的自然讓年輕學子在學期間，能夠跟不同年代畢業的校友建立良好的 interpersonal 關係。然後，在日後畢業之時，可以有一位在業界打滾已久的師長詳加請益。

人際關係，並非憑空而來，乃要長時間的建立。在學之時，彼此稱兄道弟，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認識學長，並非只求功利。學長走過了漫漫人生路，一切經驗，無論成功或失敗，皆足為後輩借鑑。簡單的喝杯咖啡，聚餐聊天，學長將一己心得傾囊相授，年輕學子銘記於心，日後定必得益甚多。

學校裏的講授不過是書本上的知識，學以致用，除

了某些非常專業性的學科以外，基本上難以完全實現。不同職業的樂與悲，工作上的點點滴滴，尋覓理想，乃至學長的人生大事，結婚產子，皆可為學弟學妹帶來啟發。生活就是一個又一個的網，千絲萬縷，環環相扣。學長和學弟，日後都成為校友，可以互相分享，成為忘年之交，增強人際網絡，豈不美哉！

如此的人際網絡，並非天然，全仗人造。大學為了連繫不同年代的校友，甚或學生與社會成功人士，因而創造了師友計劃，苦心孤詣，在在可見。可惜的是，大學生每天都有着非常忙碌的日程，大學五件事不知孰為先後，總之就是不可開交。有些師友因年代不同，年齡相差頗大，結果是師長、學子分別自行聊天，一分为二，枉費了師友計劃的用意。又有一些情況是在聊天軟件上的群組裏，師長提出了活動建議，是否參與，也可回應。常見的狀況乃是已讀不回，毫無反應，既不參與，更沒禮貌。當然，任何活動都是自願參加的，人生究竟有着怎樣的追求，言人人殊，不能勉強。

現代社會裏常有世代之爭，長輩不理解年輕一代「躺平」的態度，年輕人更不喜歡長輩「恃老賣老」。大學裏的師友計劃，正是讓不同年代的人互相了解的重要橋樑。只要參加者都可以敞開心扉，坦誠交流，我們便都可以更了解不同年齡者的想法。好好利用這個人造的網絡，學懂如何做人，收穫肯定遠遠大於獲得大學學位。



理所當然的網

顯理中學 曾詠聰



貓準時五時追逐，我會坐起來，定睛看看牠們的戰況，偶爾拍打被鋪，讓其中一隻名為邱吉爾的黑貓跑過來睡。打鬧原因大同小異：眼神、位置、肢體過於接近。據說每隻貓的理想活動範圍是一個籃球場，如列傳，牠們會交錯、會見面，但大多時候都蹲在自己領地，完成生老病死。我家居住了兩個人和兩隻貓，單位雖然比以往獨居時大了不少（當然沒有兩個籃球場大），但人均面積卻比那時小。我沒有抱怨，確實沒有，只是不能否認，現在多了一些顧慮，不免攝手攝腳。

大半年前，妻子打算重鋪地板，我就想過裝修前在二人的拖鞋底抹一層螢光顏料，紀錄彼此頻繁出沒的地方，簡單追蹤。這個未實行的計劃，最後依賴八達通及

AIR TAG，總結出我在香港徘徊的網。真沒生氣和新鮮感，除了家和辦公室，以及一些閃現過一兩小時的講座地點，餘下盡是餐廳、超級市場、玩具店等，一張理所當然的網，自動導航般乏味。

連貓也會突破那張慣常的網。谷口治郎散文提及，曾飼養一隻不忍主人傷心的貓，某天牠鼓起勇氣逃走，找個位置靜待生命終結。主人一家找了大半天，徬徨又心痛，好在公園一棵老樹下發現貓的固執和虛弱。牠們把老貓帶回家中，半天後牠也在簇擁下離場。結局圓滿，但如果找不到呢？那個雜草頻生、陽光穿不透的老樹根，便是漸漸失聯的生的座標，一明一暗，讓時間滲入縫隙，殆盡，遺忘。

最近天氣回暖，野貓附近低鳴。我知道邱吉爾曾伏在窗前與牠傾談，朋友似的交換見聞。但冬天過去，和平日子不需要戰爭英雄——一個關於邱吉爾和失寵的歷史笑話。野貓換上幾個角度都得不到回應，聲音越來越遠，越來越淡。我能想像一個籃球場大小、螢光綠的網狀格子，逐吋移離所屬範圍，重心有貓形圖案，略帶失望。邱吉爾並不知道，每天早上跟家貓打鬧，主人保護牠拍打床鋪，平常有吃有喝，能遮風擋雨，是拋出一個錨穩住網心的幸福，是未及擁有的概念的代價。自私主人如我，倒希望牠終此一生，牢牢地、安穩地，給網住，不曾遇見樹根的陌生。

寄居網世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筠



其實，我們早已是網中人了吧。

每天最難戒掉的，就是在網路上生活奔走。網絡生活根本已經與真實生活無縫接軌。以前，我們還會談論網上的世界是虛擬的，但是現在，網上幾乎成為生活現場。有時自覺跳出來，

但也「防不勝防」。早上起來，總要檢查一下工作電郵，於是你的思維就跳入工作之網當中。「下載」是抽線，回覆是連線，記錄是勾線，有時還會織網。

對了，既然我們已經成為網中人，我們每一個人也在織網吧？把其他人也拉入網中。有人說，時間就是一個巨大的網絡系統，但是在網中，時間可能是扁平的。你也只能用人生的實體時間參與、介入、抽離每一個網絡瞬間。

陶淵明說：「墮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而現代人，

根本一出生就在各種各樣的網中。我們所走的，是渾然不覺卻危顛的網線。一切都需要傳達，一切也有跡可循。網絡上的軌跡，就是你一生的紀錄。

在網中的「人生」，時間空間永遠跳接。我們可以在瞬間跨越千里，與世界各地甚至是古往今來的人交流，卻也可能在回到現實中感到某種失能失語。事到如今，寄居網世已不辨真假，只是情感流動的方式改變了——不經留，更易逝。走到最後，誰能擁抱一堆花火？

於是也許，要刻意地戒掉電話，至少是一天；如果不能夠，或許可以從一頓飯的時間開始。現在，這真的成了一項需要刻意完成的任務。這就是雖然身在網中，卻讓我們刻意踏空一下，在那細密的繩結之中找一個位置，把腳放進去，然後或許讓靈魂與所身處的真實時空，對上一眼。



鱗 網



香港中文大學 李穎樺

人有鱗。



幼時在菜市場靜觀老闖宰魚，扇狀的鱗片因上帝的創造而完美地排列，密布得如一張大網，捕捉了魚的生命。在黃燈的照射下，鱗片折射出如玻璃般剔透的晶亮，為魚在死亡前祈禱。我一直認為，魚鱗是魚的漁網，是自然的法則。

鱗，就是宿命。

人的鱗，藏在掌心。兒時的淚水滴落於掌紋，流出命運的軌跡，從事業、感情到生命，交織出好夢或惡夢，捕捉人的一生。我一直不相信算命一類，又或不想提早破解生命的謎語。希望的根柢，在於不確定。在大海裏，漁人用一張大網將魚兒一網打盡，逃離的魚兒卻被比喻為逃脫法網的犯人，是罪。那麼在生命裏，假使我當一隻漏網之魚，是否成為了對抗宿命的叛徒？我不相信人的事業、

網



香港都會大學 李文龍

愛情乃至一生的軌跡已被注定。我確實相信的是，人被刻定了生老病死交織的輪迴，但卻從不註定要被痛苦困住。當一隻漏網之魚，何嘗不是一件自在的事情？儘管掌心布滿鱗片，人卻學會緊握成拳頭，用自己的雙眼，望向前方。生活滿布着不確定，卻因此成就了眾多的可能。假使人真的被困於大網之中，是否又能排除漏網之魚的可能性？我不確定，所以我相信，希望的存在。

互聯網是我們逃不過的一個坎。網上流行一句笑話：現代人三事：出生、死亡和上網。雖然誇張，但互聯網確實充滿了我們的生活，部分新生代甚至無法想像無網的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互聯網已從一個「工具」，變成了一種生活。我是個容易糾結的人，互聯網放大了我的迷惘：光是午餐外賣，我就得在上百個的菜品中選擇，有時選着選着午休就過去了，最後只能空着肚子去上課。生活依舊，我們沒理由不去用更方便的互聯網，也早習慣了這種迷惘。

但最近回老家，在這網絡奇差的地方，無法刷短視頻，也無法在幹活時聽小說，我的注意力不被網住，竟找回了自己「專注」的能力。斷網一開始令我奇躁無比，彷彿發癮，但後來我試着將注意力放在單件事上，比如貼春聯——拌膠水，順邊緣抹，對齊與門的位置。完成這項小工作後，一種久違的、奇異的滿足竟從我心裏浮現。於是我開始訓練自己專心的能力：思考時只思考，等待時也只等待。我在那段時間反想了許多，與人交流了許多，甚至對風、細雨和草地的感知都多了許多。在一個限制網絡的地方，我竟久違地自由。乃至回到城市，打開社交軟件，我都因過量的信息而隱隱頭痛。

我又慢慢開始了我的網絡生活，在上萬商品中選購，等待時不斷刷視頻。我的注意力再次被分食，直到入睡前片刻才後悔莫及，發誓明天一定要過專注的一天。但到第二天，我睜開眼的第一件事仍是拿起手機。

在「網」的晚上

暨南大學 伍常旭

睡前不要再刷短視頻！不要再讀公眾號！不要再看直播……



晚上十一點，手機螢幕在黑暗中裂開一道白光。「假如你流落在一個與世隔絕的荒島上，沒有淡水，僅靠椰子的情況下，你能夠堅持多少天？」一條視頻還分上中下三集？點

進去看看！

十二點，「文學作品中如何描寫遺憾：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月亮，但有一刻，月光確實照在了我身上……」窗外稀疏的車聲，伴着低沉的音樂，想起夕陽下的校園，身姿靈動，一位青春暗戀的對象。

到了一點，有些餓了。「今日的宵夜，三文魚、脆皮五花肉、炸雞腿、麻辣小龍蝦，外加肥宅快樂水！」博主雙手捧肉，吃得嘎滋作響，醬汁從嘴裏，順着手臂滴到桌上。受不了！打開外賣軟件，激情下單。

兩點，吃飽喝足，隨手打開微信，公眾號那欄寫着「DeepSeek 使用教程：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知道的高效使用技巧」。讀完，感歎AI就是未來，我要往這方向發展！「如何用 DeepSeek 賺到一百萬，第一批搞錢的人出現了」哎！可文科生又該如何邁出第一步呢？

三點，回到短視頻，插上一條兩米長的充電線，找到遊戲直播。有些累，眼睛十分乾澀，可還是睡不着。翻個身，被線繞了半圈，仍繼續盯着螢幕。線那頭消失在黑夜，這邊是一張滲白的臉。

終於昏睡過去，起床時已經是下午一點，暗下决心，今天晚上一定不能再看了！



失憶者自述： 擄走回憶的網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陳珈希



「尋尋覓覓蝴蝶花上流離，年年
月月若要走總要飛。」

仰望着蔚藍的天空，卻如何也無法記起下一句歌詞。每天起床，身旁都圍繞着陌生的景況，陌生的人，我該身在何方？記憶彷彿被一張無形大網包裹，我只能跟隨本能的嗅覺遊蕩起來，偶遇一群在下圍棋的老爺子，從他們口中得知了自己的名字，很陌生，但又帶着點親切。

在我身旁的年輕人，親切地帶我上街，街坊都說我們倆很像樣，是我年輕時的鏡子。他牽着我見身穿白袍的男人，我很抗拒，但無法抵抗。

我是誰？我在那？
我努力尋找答案，但腦海總是白茫茫一片，偶爾的清晰，又轉瞬即逝。

皮夾內層夾着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相中人笑得燦爛，兩人互相依偎，照相機將青澀而美好的一刻記錄。儘管思考極久，亦無法憶起照片的由來和相中陌生人的事，總感覺相

片與我有着一些聯繫，道不明也說不清。

當日子久了，閉上眼睛深呼吸，每天記憶便會跟從黑暗驟然逝去。那偷走回憶的網，早已成為我的度日伙伴，或許它曾偷走的人生碎片，在我死後才歸還給我。

一覺醒來，又再展開未知的一天。我按本能走到某間茶餐廳吃午餐，甫一坐下，伙記已純熟地遞上我喜歡的叉蛋飯和熱鴛鴦。電視突然播着我喜歡的劇集歌曲，嘩，劇中後宮每個都爾虞我詐，真是人心難測，爭什麼呢？到頭來也是煙消雲散！是的，既然短暫的回憶一閃即逝，不如繼續下棋食飯，安樂度日好了。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網」。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
截稿日期為二〇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請把作品連
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mpmediator@mingpao.com，
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香
港

於此岸寫彼岸的事

香港 龍穎如

《拂石記》乍聽之下似是一本講宗教的書；拂石似是徒勞無功，但都並非如此。拂石強調的也非毅力而是時間之漫長，在浩瀚的世界中我們只不過是微塵，我們寫的文章也是微塵中的微塵，但它看似毫無意義，卻能在時間中長流，為時間作證。作者「知其不可而為之」，用以文會友的心寫作，儘管知道稍改文風便能吸引更多讀者，卻反其道而行之，堅持自己的本心，創作自己的文字。書中一共收錄了二十六篇散文，分「此岸」和「彼岸」上下編，有一半的內容寫到看似平淡的生活瑣事，卻處處蘊含作者對寫作的堅持，以及日常的情味。



《拂石記》
朱少璋 著
香港：匯智出版
2024年6月

香
港

與后海灣的波瀾點滴

香港 羅詩梨

流浮山孕育了作家的年少成長時光，他以此書向這片土地奉上最崇高敬意，亦是拯救小村歷史瀕臨絕跡而做出的努力。作家在蠔場留下了最多的童年足跡，昔日后海灣是全港獨一無二的養蠔地、賣蠔市場。市場的叫賣聲、海浪的拂動、汽車的轟動及旅客的囂鬧笑語，譜寫了蠔場的歲月變遷，並成為了作者兄弟姊妹成長路上的旋律。書中的十五篇散文，記錄每日放學後都要來幫父母摸蠔、開蠔、賣蠔、清蠔殼等工作的苦樂；還有駕船出海遭風雨侵襲的驚險時刻；與蝦蟹蠔豚在海上相遇的奇妙與險境；以及在天后誕打鼓、「吃盤」等片段。后海灣的每日波瀾起伏，讓作者憶起茫茫思海上駕着家裏的那條蠔船，儘管這片大海有其邊界，卻培育作家對它無邊的感情。



《后海灣的波瀾》
流浮山人 著
香港：初文出版社
2024年4月



香港

再看亦不過時

香港 龍穎如



《胡菊人良友專欄文選》

胡菊人 著
香港：初文出版社
2024年3月

作者胡菊人原名胡秉文，另有筆名華谷月，是香港著名的報人、專欄作家及文學評論家，曾執掌《明報月刊》十多年，其文章亦能見於各大報社的專欄上，也有著名書籍《坐井集》、《旅遊閑筆》、《小說技巧》等。此書一共分五輯，均摘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良友畫報》中的專欄文章，分別為：藝文趣談、文字論辯、友朋雜憶、文化再思和中西之間。作者夾敘夾議且帶氣勢的「雄辯」，讓人在短短的專欄中感受到其思想魅力，特別在文化與中西間更顯其一針見血的銳利目光。如「社畜」一詞出現前二十多年，他已然發現我國底層人民有「獸畜化」的傾向，但同時也道出其中的無奈，並指出所幸的是「並未曾全民族都變成『半人半獸』，因之也能發展出燦爛的文化」。

香港

充滿「港式情味」的冰室文化

香港 羅詩梨



《冰室情味——形塑香港的飲食文化遺產》

阮志 著
香港：中華書局
2024年6月

此書是阮志最新著作，旨在以「冰室」為題結合實地考察及口述歷史等方面，發掘出冰室代表的文化底蘊。黃家和、張展鴻、方曉嵐在序中讚揚此書詳述冰室文化的演變，激發起有志於研究飲食歷史和社會文化的年輕一代對香港、中華飲食文化變遷的興趣和討論。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溯源冰室的歷史源流，梳理冰室由來到茶餐廳興起，並配以老照片介紹香港、澳門、台灣、廣州的冰室發展歷程。下篇作家介紹各式各樣的冰室飲品、食品、設計文化及人文，如何成為本地平民飲食文化代表，更隨着電影等風尚傳到東南亞國家。此書不但讓讀者了解冰室文化變遷及與社會的連繫，也感受冰室那份「舒適有序，悠然自得」的港式情懷。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明報月刊五十週年

半世紀明月照寰宇

全神州文星聚蒼穹

乙未隱堂書賀



半世紀明月照寰宇 全神州文星聚蒼穹

鄭培凱（隱堂）

著名學者、作家，香港城市大學原「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團結香港基金中國文史學術顧問

（明報月刊資料室）



橘色的馬

—詩、畫 史雲彥—

我聽見的響動來自一匹橘色的馬
它嘶嘶的呼氣聲
把金馬倫山越吹越尖
升到我窗臺的高度
風大口大口地吞進山上的灌木叢
落日就要被吸進去了
我大叫一聲

(作者居香港，出版詩集《必要條件》、《西貢海岸》、《植物歌劇院》等。)

明月潭區

總二十三期 二〇二五年三月